

S C I E N T I S M I N C H I N A

科学主义在中国

李 丽◎著

 人 民 出 版 社

SCIENTISM IN CHINA

科学主义在中国

李 丽◎著

● 人民出版社

序

“科学主义”，译自英文“Scientism”，亦译“唯科学主义”。它自 18 世纪在欧洲形成以来，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尽管科学主义受到了 20 世纪 60—70 年代掀起的反科学思潮的冲击和挑战，但它依然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成为当今世界比较盛行的一种哲学思潮和科学观念。与此同时，有关科学主义的思想已成为人们关注的一大“热点”。国内外学界研究科学主义的论文、著作纷纷出版，取得了与日俱增的、极为丰富的研究成果。

然而，与对西方科学主义的研究相比，人们对中国科学主义的研究相当薄弱。有关这方面的论文与著作较为鲜见，虽然有郭颖颐的《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理查德·鲍姆的《中国思想中的科学主义和官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文化限度》、李自强的《现代中国科学主义思潮》等关于科学主义在中国这一主题的学术著作，但都是以断代史研究为主的。李丽博士著述的《科学主义在中国》一书，全面地展现了科学主义贯穿于整个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形象，正是在这种综合的意义上，它填补了有关科学主义研究的一项空白。

统观全文，从科学主义在西方的历史流变→科学主义在中国的形成→科学主义在中国的发展→科学主义本土化语境中科学与哲学的对话与互动→科学主义在中国社会诸领域的激荡与渗透→中国科学主义的特色→科学主义的评价与反思→科学主义的超越之路，层次、脉络与逻辑清晰地论述了“科学主义在中国”这一鲜明的主题。

在我看来,作者选择这样的课题研究,实是一项颇具挑战性和创新性的探索。倘若没有勇敢的探索精神、独到的学术眼光和深厚的理论功底,作者就不可能在这一课题的研究中取得最新进展的。

例如,就中国究竟是否存在科学主义的问题,在学界一直存在着激烈的争论。绝大多数研究者认为中国没有西方意义上的科学,哪里有什么科学主义?但本书作者不为这一主流观点所左右。她经过一番艰辛探析,发现从科学主义在形而上层面对科学的价值追求这一本质意义进行考察,中国有无西方意义上的科学问题并不直接影响对中国是否存在科学主义这个问题的理解;即使中国没有西方意义上的科学,也并不阻碍中国人在观念领域产生对科学主义进行价值化追求的倾向。李丽博士指出:“科学被作为信仰的价值目标并不是必然地要以西方意义上的科学为基础”,“科学主义恰恰是在中西文化碰撞中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逐渐地被中国传统文化内化”,“是在中国救亡图存的特殊背景下迎合了中国人的价值需求而在中国扎根的”。她强调:“中国存在科学主义,只不过中国的科学主义与西方严格意义上的科学主义相比有着自身的特点而已。”并在之后的行文中逐一透彻地阐释了这些重要特点。作者正是通过这样的分析,为本书的主题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前提论证。

本书的主要创意在于:运用逻辑与历史的统一等方法,从哲学、社会、文化等方面考析了科学主义在中国形成与发展的内在逻辑,揭示了这一哲学思潮和科学观念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提出了沟通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超越科学主义以及当代中国文化创新的基本途径,阐发了研究中国科学主义所具有的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需要特别提及的是,这一部关于中国科学主义研究的不可多得的学术著作,是李丽博士近年来潜心科研、勤勉耕耘的结晶。她在撰写著作期间,曾在国内一些核心刊物上陆续发表了诸如《科学主义的本土化特质》、《科学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出场境遇》、《科学主义的价值之维》、《科学主义本土化的文化根源》、《科学主义反思与构建和谐社会》、《维新思潮中科学的形上意蕴》、《新文化运动中科学权威的确立》、《抗战时期中国科学

化进路》、《科玄论战的客观结果：科学与哲学的互融》、《科学主义对我国教育的双重影响》、《反思科学主义的教育技术观》等 10 余篇论文。显然，正是这些学术积淀为她写作《科学主义在中国》一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中国清代魏源曰：“学问之道，其得之不难者，失之必易，唯艰难以得之者，斯能就业以守之。”我相信，这部艰难完成的学术著作之出版，必将有助于人们结合中国的历史与文化要素，了解科学概念在中国的演进，把握科学发展观的实质与内涵，深化科学主义的研究主题，促进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融合，推进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

是为序。

陈其荣

2011 年 11 月 26 日

谨识于复旦大学中心村寓所

目 录

序	陈其荣 (1)
导 言	(1)
一、问题的提出	(1)
二、研究历史与现状	(6)
三、主要内容和基本思路	(19)
第一章 科学主义及其历史流变	(32)
第一节 科学主义的概念厘定	(32)
一、科学主义定义概述	(32)
二、科学主义内涵和本质	(37)
第二节 科学主义的哲学渊源	(45)
一、古希腊的理性主义——科学主义之源头	(45)
二、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对理性的强调	(47)
三、近代经验论和唯理论中的科学主义倾向	(48)
四、康德哲学的科学主义萌芽	(49)
第三节 科学主义的形成和演变	(50)
一、实证主义——科学主义形成的标志	(51)
二、逻辑实证主义——成熟形态的科学主义	(52)

三、科学哲学的历史主义转向——科学主义由鼎盛向衰落的转折点	(54)
四、后现代科学哲学对科学主义的颠覆或消解	(58)
第二章 科学主义在中国的形成	(61)
第一节 科学主义在中国生成的历史必然性追寻	(61)
一、直接契机的省察	(63)
二、内在依据的追寻	(65)
第二节 科学主义在中国的孕育和生成	(69)
一、西学东渐为科学主义在中国的孕育提供了历史舞台	(71)
二、从“格致”到“科学”——科学主义形成的词义考辨	(74)
三、科学的形上意蕴——中国科学主义形成	(76)
第三章 科学主义在中国的发展	(82)
第一节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科学主义的盛行	(83)
一、五四新文化运动——科学主义普遍认同之特殊历史境遇	(83)
二、中国科学社——科学救国梦中科学主义信念的初步践履	(88)
三、“科玄论战”——科学主义权威的确立	(95)
第二节 20 世纪 30 年代的“科学救国”与科学主义的实践转向	(103)
一、中国科学化运动:科学走向社会	(103)
二、新启蒙运动与新民主主义——民族运动的科学化和大众化诉求	(106)
第三节 新中国成立后科学主义的曲折经历	(111)
一、向科学进军→科学大跃进:科学主义从理智走向狂热	(112)
二、科学政治化与科学主义观念蛰居	(116)
三、科学的春天与科学人文论争	(117)
四、新时代科学大战与科学主义的重新反思	(119)

第四章 科学主义本土化语境中科学与哲学的对话与互动	(122)
第一节 “科玄论战”中科学与哲学的冲突与互融	(122)
一、“科玄论战”中的科学哲学化趋势	(123)
二、“科玄论战”中的哲学科学化趋势	(125)
三、“科玄论战”中科学与哲学融合与渗透的必然性分析 ...	(128)
第二节 科学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互生互动	(130)
一、科学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在关联的历史追溯	(130)
二、科学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结盟的文化根源分析	(134)
第五章 科学主义在中国社会诸领域的激荡与渗透	(136)
第一节 科学主义对中国教育的双重影响	(136)
一、良性互动:科学的教育化和教育的科学化	(137)
二、弊端相伴: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失落	(140)
三、扬弃之路: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统一	(142)
第二节 科学主义对中国史学研究的影响	(143)
一、史学科学化的表现	(143)
二、史学科学化评价	(146)
三、史学科学化的超越与史学发展的未来趋势	(147)
第三节 科学主义对中国文学的影响	(148)
一、科学主义与中国文学的自然主义倾向	(148)
二、科学主义与文学写实主义的盛行	(149)
三、科学主义对中国文学影响的双重性	(150)
第四节 科学主义与其他诸领域的交叉渗透	(151)
一、科学主义与心理学	(151)
二、科学主义与管理学	(153)
三、科学主义与经济学	(154)
四、科学主义与艺术	(155)
五、科学主义与中医	(156)

第六章 科学主义的本土特色	(158)
第一节 救亡图存:中国科学主义逻辑展开的特殊背景	(159)
第二节 实用理性:中国科学主义盛行的文化合法性 根基	(161)
第三节 理论弱显:中国科学主义特殊的存在形式	(163)
第四节 张力空缺:中国科学主义特殊的发展境遇	(166)
第五节 价值诉求:中国科学主义特殊的理论旨趣和社 会期望	(168)
第七章 科学主义的评价与反思	(172)
第一节 科学主义的合理性及其贡献	(172)
一、科学主义对理性精神的崇尚推动了科学本身的进步	(173)
二、科学主义的功利追求以科学技术与生产的结合为 纽带并奠定了富国强民的物质基础	(175)
三、科学主义方法万能和价值扩张的理念为科学人文的 融合奠定了基础	(176)
第二节 科学主义的历史缺憾及其批判	(177)
一、理论视角的批判	(179)
二、社会视角的批判	(180)
三、伦理视角的批判	(183)
四、生态视角的批判	(185)
五、理性地对待当前的科学主义批判	(186)
第八章 科学主义的超越之路	(188)
第一节 科学与人文的分离:超越的必要	(188)
一、西方社会两种文化冲突概观	(189)
二、两种文化冲突的本土展现	(190)
第二节 科学人文主义:和谐社会语境中科学主义的超 越之路	(193)

一、何为科学人文主义	(193)
二、科学人文主义何以可能	(194)
三、科学人文主义如何实现	(198)
 参考书目	 (203)
后 记	(212)

导 言

一、问题的提出

科学主义是西方理性主义和近代欧洲科学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科学主义是坚信科学真理的绝对性、科学方法的普适性、科学价值的扩张性的哲学信仰和观念。它是通过将科学理性的绝对化实现理性的僭越,从而形成了价值层面上“科学万能”的信仰。这一近似宗教的信仰通过明清“西学东渐”过程中的中西文化交流而对中国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一度充当了中国人的价值权威,直到现在仍旧对中国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起着深层次的作用,其影响渗透到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和方方面面,因此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有人认为,科学主义与唯科学主义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并给予严格的区分。笔者认为,科学主义与唯科学主义都是英文“Scientism”的中译文形式,所以,二者在涵义上不必作刻意的区分。关于科学主义的问题在继 20 世纪 80 年代热烈讨论之后,最近又出现了讨论的白热化迹象。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了诸多方面的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和深刻反思。人们对科学主义存在不同理解,因而褒贬不一:以中国的科学技术不够发达、中国尚缺少科学精神为由呼唤科学主义者有之;以科学主义的价值极端化所带来的种种危害为由极力反对者亦有之。

涉及中国独特背景下的现实问题时,中国到底是否存在科学主义一直

是个存疑的问题。有人以中国古代没有科学为由来质疑科学主义存在的合法性,认为中国连科学都没有,何来科学主义?但是若从科学主义在形而上的层面对科学化的价值追求这一本质意义进行考察话,“中国古代有无科学”的问题并不直接影响“中国是否存在科学主义”这个问题的理解。两者具有潜在的关联,即:正是因为一些有识之士认定中国没有西方意义上的科学,为了救亡的需要而急切地渴望“科学”,从而造成了科学主义在中国的滥觞。对于这一点美国学者郭颖颐也指出:“在中国,科技的落后更加强了人们对国家富强的盼望,所以,当我们发现中国许多受过西式教育的知识分子对于科学的巨大热情时,也就不必惊讶了。”^①但是,即使中国没有西方意义上的科学,也并不阻碍中国人在观念领域里产生对科学进行价值化追求的倾向。也就是说,科学被作为信仰的价值目标并不是必然地要以西方意义上的科学为基础,它有可能在适当的时机满足了中国特定社会群体的价值需求而实现“主义”化。更何况中国古代没有科学的结论也未必就完全能够得到普遍认同,也是悬而未决的问题。事实上,作为“舶来品”的科学主义恰恰是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中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逐渐地被中国传统文化内化,而且又是在中国救亡图存的特殊背景下迎合了中国人的价值需求才在中国扎根的,所以在表现形式上势必有其自身的独特之处。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中国存在科学主义,只不过中国的科学主义与西方严格意义上的科学主义相比有其自身的特点而已。这种区别不是本质上或内涵上的,而是表现形式上的和外在条件上的差别。这些差别主要有:第一,中国科学主义尽管在形式上是以“舶来品”的姿态出现的,但是他实际上是有着深厚的中国文化基础的。与西方文化注重逻辑分析,讲求精确不同,中国文化更强调感性、实用和意会。这成为中国科学主义有别于西方科学主义的文化基础。第二,中国科学主义与西方的科学主义有着不同的产生背景。西方科学主义是与科学技术的成熟和发展同步的,是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的

^① 郭颖颐:《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

迅猛发展所导致的观念领域里人们对科技价值的崇拜,所以科学主义在西方秉持一种内生的路向,它是科学理性发展必然的逻辑结果。而中国的科学主义则不同,它是中国人基于科学的威力及其巨大功能的体认,抱着救亡图存的拳拳之心从科学的结果学起的。实际上,这是在功利目的的驱使下,不耐烦整合、消化和吸收科学的复杂内容、科学本质和科学精神,急切地在价值和功能的层面上应用简易明了的科学主义教条。这是一种由外向内学习的结果,秉持的是一种外生的路向。第三,中西科学主义也有着不同的发展境遇。在西方,科学与民主并进。所以,西方科学主义与反科学主义之间一直存在着一种内在的张力。无论是科学主义的产生、盛行还是衰落,都是有反科学主义相伴随,而且两者之间还是存于此消彼长的状态中。而在中国却发生了偏向科学的价值倾斜,导致科学主义在一段历史时期内(新文化运动至新中国成立间)畅通无阻。第四,西方科学主义是一个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并有深具影响力的学派(比如维也纳学派)积极宣传它的纲领。它以认识论的基础主义为信念基础,通过方法论的普适主义而实现其价值论的扩张主义,即:通过对理性的绝对肯定而实现了价值层面上的“科学万能”的信仰。而中国的科学主义却一直没有形成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理论体系,也缺少典型的科学主义思想家和科学主义学派。它直接达到了对科学的价值观层面上的情感体认,致力于对科学技术的社会价值的阐发。而对科学主义的信念基础却是做了一种默认式的确证。这样一来,中国科学主义在形式上就缺少了一些逻辑性,不具备西方科学主义的典型特征,引起了中国有无科学主义的争论。然而在实践的层面上,由于它一度充当了救亡图存的迫切社会期望下的价值权威而一直或多或少地、或显或隐地影响着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这样的分析为本文提供了一个基本的论证前提。

如果我们认可这样的论证前提的话,研究中国科学主义对于当前科学发展观的树立和落实就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可以说,“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凝结了科技、经济、社会发展的深沉的理性思考。在这样的战略

中,发展为第一要务,而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则被视为实现科学发展观的切实有效的手段,这包含了对科学技术的坚定信心。科学发展观既强调经济社会的协调和人的全面发展,也同时强调“坚持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并重,进一步繁荣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这样的认识已经表明我们对新时期的社会发展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而问题的关键还是贯彻和落实。要落实这样的一种科学发展观,除了经济建设和政治建设外,文化建设同样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在文化领域,对科学技术保持一种客观的、合乎实际情况的理解尺度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要前提。

无疑,科技进步的作用贯穿在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在目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强调科技进步的作用是有积极意义的。而科技进步的基础则是以“求实、怀疑和创新的精神”为主要内容的科学精神的普及。但是我们看到科学精神的普及在我国情况并不容乐观,还不够深入。这是我们当今文化建设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多年来我们往往陷入一个怪圈:我们越是强调科技的进步发展,就越是背离科学精神。甚至在人们心中产生了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任何东西只有与科学攀亲,才能获得它的合法地位。人们普遍将科学与绝对真理观紧密联系在一起,把它当做富国强民的手段与政治联系在一起,并实际上获得了政治话语权。这就必然导致科学精神的失落,阻碍中国当代的文化建设进程。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以冷静、客观的态度去对待科学给我们带来的福祉?如何在高度重视科技发展的同时,也要对其保持一种批判的态度、清醒的认识。毕竟,任何一事物都不是完美无缺的,“科技是一柄双刃剑”已经成为基本的共识。所以,加强文化建设以避免人们认识上的偏差虽然任重道远,却也是当务之急。由此,贯穿20世纪中国发展过程始终并一度获得了最高和最终的权威的科学主义思潮的研究就凸显了出来。科学主义作为一种形上的价值观念对中国的巨大影响是毫无疑问的。就目前的情况来看,研究中国科学主义的历史、特征及其与中国现代化的关联等问题的现实意义至少表现在下列三个维度上。

第一,对科学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回溯,能使我们以史为鉴,匡正目前现代化建设的决策方向和行动原则。

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强调政道合一,束缚了社会发展。尽管有科学技术的四大发明,但完全停留在封建衙门之内。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展现了欧洲资本主义的经济实力,昭示了科学技术是国家发展的强大动力。为了推翻压迫人民的三座大山,我国很多学者为引进西方经验而不断奔波,但由于社会不稳定而成效甚微。这一问题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才逐渐得到解决。只有通过实例引导和政策出台,才能使科学主义在我国产生实效,缩短与发达国家的距离。而在制定相关科技政策的时候,掌握分寸至关重要。对科技的重视不够就会影响经济发展、人民文化道德素质的提高,对科技过于倚仗就会导致人文关怀的缺失,也同样会阻碍人们文化道德素质的提高。所以,对科学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及其内在逻辑进行深入剖析,能够为当今的科技决策提供有力的借鉴并为政策的执行提供一种客观的准则。

第二,对科学主义进行反思有助于科学精神的培养,优化民族文化。

以民主、自由、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等为主要内容的科学精神对于当前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来说是必需的、迫切的。遗憾的是,我们目前恰恰缺少这种精神。若考察中国现代史,我们就会发现科学主义的盛行恰恰是科学精神缺失的原因之一。中国人在实用理性的支配下对科学的急切渴求,导致了人们对科学的绝对化理解,排除了思想宽容和思想自由,从而导致了科学本身的失落,也必然造成科学精神的失落。所以,清醒地认识科学主义、客观的评价科学主义,深刻地体认中国科学主义较之西方科学主义的特色,结合中国特有的社会背景把握科学主义的本质,有利于扬长避短,建设更优的民族文化。

第三,对科学主义进行反思有利于改变目前的文理分隔的局面,积极寻求两种文化的沟通和交融的建构途径。

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从对峙走向合流,文科、理科从分离走向沟通,这是世界发展主流,也是我国历史发展的趋势。重文轻理是我国长期停留在小农生产和闭关锁国的主要原因;重理轻文也是我国目前高等教育的弊端。只有重视文科教育,才能为科学技术发展形成良好铺垫;只有重视理科教

育,才能为社会发展提供力量引擎。所以,在认清科学主义的本质及其在中国发展的特殊情况,积极地寻求能够解决中国现存的实际问题的新途径,寻求一种超越科学主义的融合科学与人文的新模式,更好发挥科技的生产力功能和文化功能,改善人的生存状态,以更快更好地实现科学发展观的美好目标。

总之,科学主义思潮作为中国哲学的主要思潮之一,对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以及研究方法等各方面都产生了强烈的影响,而且它作为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社会现象的反映,在当前不但没有消失,而且还在发展当中,所以无论其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都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二、研究历史与现状

科学主义作为一股哲学思潮,是 20 世纪 80 年代国内文化讨论的热点之一。时至今日,仍然是学术界备受关注的问题,并引起了各方面的热烈讨论,取得了许多显著的成果。国人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展开了对科学主义的讨论,相继出版相关著作。但是直接以“科学主义”为题目或者是把科学主义作为主要的考察对象的著作并不多见。主要有郭颖颐于 1965 年著、雷颐译的《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杨国荣所著的《科学的形上之维——近代中国科学主义形成与衍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李自强所著的《现代中国科学主义思潮》(郑州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曾欢所著的《西方科学主义思潮的历史轨迹:以科学统一为研究视角》(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9 年版)、《看!科学主义》(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李侠所著的《断裂与整合:有关科学主义的多维度考察与研究》(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6 年版),以及陈祖亮的博士论文《科学理性及其界限——关于科学主义的批判与反思》(2001 年,武汉大学)等。还有一些国外著作,比如 Sorell. Tom. *Scientism: philosophy and the infatuation with science*, London, New York: Rutledge,

1991; Hua, Shiping. *Scientism and humanism: Two cultures in post-Mao China*,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4; R. G. Owen. *Scientism, Man, and Religion*, Philadelphia: The Westminster Press, 1952; Michael Seamark. *Scientism: science, ethics and religion*, Aldershot, Burlington: Ashgate, 2001; 等等。尽管没有被翻译出版,但是学者们在论述科学主义的问题时却频频引用他们的有关论点。也有相关译著相继出版,比如《理性地捍卫科学——在科学主义与犬儒主义之间》(曾国屏、袁航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哈耶克的《科学的反革命》(冯克利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等,而涉及科学主义问题的著作却出版了许多,如段治文的《中国现代科学文化的兴起 1919—1936》(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申小龙的《人文精神,还是科学主义?——20世纪中国语言学思辨录》(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汪晖的《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三联书店2004年版),俞兆平的《写实与浪漫——科学主义视野中的“五四”文学思潮》(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叶闯的《当代“科学技术批判”研究》(1998年,北京大学),孙思的《反科学主义与科学知识社会学》(1998年,武汉大学),毛亚庆的《从两极到中介——科学主义教育和人本主义教育方法论研究》(1996年,北京师范大学),蒋劲松的《人天逍遥:从科学出发》(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江晓原、刘兵的《南腔北调:科学与文化之关系的对话》(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等。此外,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中国现代化等方面的著作中也会涉及有关科学主义的讨论。除了著作之外,近期以来有大量的讨论科学主义的学术论文在国内期刊上发表。

这些专著和论文从不同的角度对科学主义展开了分析。有从本质剖析的视角,有从历史追溯的视角,有从社会影响的视角,也有从反思批判的视角等对科学主义做了深入的考察,而且讨论在争论中渐趋深入,对于正确认识科学、反思科学及思想解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1. 本质剖析的视角

在这个维度上,学界一般是从科学主义概念出发,企图通过澄清概念的